

第二課 水經 課前閱讀

座號：

姓名：

資料一：青春的風景

有一種尋常的風景，看起來極不起眼，無聲無息的，一不小心就讓人忽略了它的靈光乍現，像那些話裡有話的時刻，說的當時沒聽清，之後也就無法意會什麼。這樣富涵意義的時刻每日在生活裡閃現，消失，閃現，消失。那些奇妙的剎那不會因為你的忽視而黯淡，也不會因為誰的凝視而停留，它們流螢似的散，煙花似的倏忽。有時候在看著它們的這雙眼底留下殘影，有時在心底。

台北街頭常常有一種青春的時刻，分外讓人會心一笑。黃昏五點，少年少女放學後各自成群搭公車或捷運，或回家，或補習，或閒逛，男孩自己一群，女孩自己一群，明明是穿著同一個校徽的制服，看起來卻是素昧平生，上車來也各自坐開。

女孩群的神態甚是倨傲，坐還是規規矩矩的坐，一手環腰，一手支頤，頭湊在一起講話，低聲細語的，眼睛望下。可是她們的眼神有一抹警惕和凜冽，不是擔心男孩子看她們，而是暗中瞄著男孩子的動靜。那睥睨的眼角餘光非常漂亮，她們絕不會和男孩四目交接，卻又全然掌控情勢，沒有破綻，一點也不失態。她們聊著不太重要的話題，每個人都自動扮演了一個角色，採取了一個位置，可她們不動聲色，只是準備著。從瀏海到裙角、鞋襪，準備著。

如果你不打算和她們交手，光看，她們算是順手送你一個漂亮的風景；如果你打算過招，事情就不簡單了。

那些男孩子沒有這樣精準的戰策，在這個年紀他們註定是較為慌張且不知所措的，他們的痘子比較明顯，他們的四肢不甚對稱，眉眼也不整齊。他們的眼神和笑容還沒有經過馴養，又直又

鈍，像一頭天真的小獸。男孩子咧嘴笑著，相互推擠，明顯的按捺不住興奮，坐也坐不穩，話也說不清楚。

整車廂的人都心知肚明看這一幕，知道這一群男孩是甕中蠶了，根本不是女孩的對手。他們將會徹底的被馴服，他們會被吊著胃口，開始到女孩的班上去打聽，托人傳話，努力打電話或傳簡訊，在校門口或公車捷運站群聚著等，然後像這樣吃吃傻笑推擠彼此，直到女孩群中有人實在看不過去了，出來圓場說「你們到底要幹麻」，然後，男孩女孩就要開始長大了，他們就要體驗真正的愁苦和相思，他們會慢慢地失去現在臉上那種好奇張望迫不及待的神色。

突然，其中一個男孩子被同伴推擠出來，踉蹌跌到女孩邊，他紅了臉，訥訥地向女孩道歉，旋即歸隊笑著向其他同伴抗議，同伴們假裝沒這回事繼續嘻笑。女孩們慌了一下，確定這只是個小小的亂子，於是又若無其事地順順瀏海髮尾，繼續聊天。可是看不見的冰已經打破了，她們確定自己佔了上風，因此不再目中無人，她們憐憫地看這群天真小獸，彷彿初次發現他們的存在。其中一個兩手環抱胸前的女孩子，顯然是領袖，她個子最高，看來也最伶俐，冷冷開口了：「你們這樣很危險耶。」

開始了。全部的人都屏息。

被摔出來破冰的那男孩急忙指著同伴說：「不是我，是他們，是他們。」

女孩領袖說：「幼稚。」

男孩子起鬨了：「喔喔喔，她說你幼稚欸！」

女孩們一起瞪了一眼。半晌，雙方無話。破冰的男孩又被同伴推搡，實在不得已，潦草地對女孩說：「不好意思啦。」

女孩沒有再說什麼，這時候如果有人繼續和解，局勢大好。可男孩中另一個不太起眼的小個兒突然搶了話，酸酸的講：「哎唷，其實是心疼了啦。」男孩哄然大笑。女孩們沒有料到這個，覺得被耍了，眼神一變，一群人約好了似的全部背過去不理人了，只差沒啐一口。

旁觀者都在心裡輕輕嘆氣，哎呀哎呀，為了這句話，那男孩的希望又更渺茫了。下車的時候小個兒還沾沾自喜，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好事，他大概還是個快樂的孩子，還有幾年的悠哉歲月，女孩子對他來講還是揶揄取笑的對象，他還不明白這有什麼好在乎的。又或者，他其實已經都明白了，但是這長大的遊戲總是沒他的份，女孩眼裡沒有他，他無論如何也要插個話，沒想到卻搞砸了，因此他雖然笑著把自己撐下去，那笑卻是酸苦的，既是成長的酸苦，也是忌妒的酸苦。

總之，破冰男孩的笑容也已經開始黯淡，朋友壞了自己的好事，棋局已殘，再不甘願也得笑，哎，他也許從此走上了嶺路斜崎的日子。他也許就回家去寫愁苦日記，甚至開始寫詩了。

男孩們下車後，車廂裏的人和留在車上的女孩一樣，微微地惆悵了。

在假日，離了上課和補習，青春的風景還更旖旎，更叫人低迴。台北郊區常見一種臨界的地勢，公寓住宅區後面不遠即是綠蔥蔥的小山，平常的日子裡有點荒涼，可是春天一樣有蝴蝶花鳥。就在這樣的地方，一對十五六歲的少年男女一前一後的在草地邊上沿著小溝散步，有模有樣。之所以不直接在草地上散步，大概是都會小孩的習性，怕荒草蚊子，怕沒有規劃的東西——沒有修剪過的草地恐怕比長大後的人生還更危機四伏些。這想必是剛剛開始的約會，他們連手也不敢牽，連笑也很乖巧，各自沉浸在幸福的幻想中，各自迷濛地笑。男孩看來略長幾歲，也許是高二高三，著格子衫牛仔褲，走在後面的神情像是捧著一束花。女孩著

桃紅短外套，白裙子，紮公主頭，帶著微笑走在前面。哎她怎能不笑，這完全是她自己細心盼想過的畫面。她不必回頭也知道，一切都是她要的場景。

那女孩怎麼看都像是國中生的樣子，一個長手長腳瘦伶伶的小孩，可是這無損她難以逼視的秀美，她是一個羅莉塔，一個極美極折磨人的靈魂正慢慢地成型，她正處於人生交界的模糊地帶，日後她的眼睛再也不可能如此既朦朧又清明，她的身體也不再如此曖昧於純真和挑逗之間。此刻，她帶著無堅不摧的笑容，她說要有光就有了光。

兩人走在小溝旁微微高起的水泥磚上，那磚很窄，踩起來不太穩妥。女孩一邊側頭向男孩說話，一邊注意自己的腳下平衡。到底為什麼要走那磚緣呢，真是太險了呀，是一種孩子氣無心的表現呢，或者此時也許是她十五年間最大膽的一刻，這是她的賭局，她要是跌了，男孩最好適時扶住她；萬一沒有，那就是這個春天的原野辜負了她，平白浪費了她的桃衣白裙。

突然間她晃了晃，男孩子伸手去扶，她自己也張開雙手維持平衡——這一剎那她像一樹櫻花一樣抖擻盛開，在日光下絢爛地伸展四肢，這天地是她的，全都為了她而存在。蝴蝶花鳥男孩荒草，陽光，以及路人。

女孩下了水泥磚，兩人相視一笑。眼神交接，手卻放開了。像在侯孝賢的電影裡。

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萊爾？哎，這青春，恰恰的就是一行波特萊爾啊。

柯裕棻〈在少女的花影下〉

註：「在少女的花影下」一詞原為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的《追憶逝水年華》第二卷的主題。「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萊爾」為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語。

資料二：原來你也在這裡

這是真的。

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，生得美，有許多人來做媒，但都沒有說成。

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，是春天的晚上，她立在後門口，手扶著桃樹。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。

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，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，他走了過來，離得不遠，站定了，輕輕地說了一聲：「噢，你也在這裏嗎？」她沒有說什麼，他也沒有再說什麼，站了一會，各自走開了。

就這樣就完了。

後來這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，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，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，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，常常說起，在那春天的晚上，在後門口的桃樹下，那年輕人。

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，於千萬年之中，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，沒有早一步，也沒有晚一步，剛巧趕上了，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，惟有輕輕地問一聲：「噢，你也在這裡嗎？」

張愛玲《流言·愛》

資料三：愛情的想像與神話

兩情相悅的情愫如何萌生？

是容貌姣好、體態翩跹引人流連，或是言談有味、笑語盈耳如飲醇醪？是帶蜜的聲音熨貼了心、飄香的氣味勾住了魂？還是衣著寶飾、車駕宅邸所暗示的物質倉廩教人放心？是才高學廣、思想深博能另闢桃花源，從此儷影雙雙走進落英繽紛的夢土？是性情與性格圓融可親，有他在，茅茨土屋也能變成夜鶯與雲雀樂於築巢的庭園？是品格凜雪，不染市儈庸俗，讓人「高山仰止、

景行行止」？還是理想紋身、一腔熱血灑遍四方，教人崇拜，甘願與他同生赴死？或者，不必多費唇舌，人生無非是海市蜃樓，管他是誰，色身纏交如此歡快，不必囉嗦，一把乾柴烈火燒得魔鬼死去神仙活來。

到底，兩情相悅的情愫是怎麼萌生？

「所以，愛從眼睛，觸及內心；
因為，眼睛是心的斥候。
於是眼睛四處偵察，
那能讓內心喜悅去擁有的事物。
而當它們一致和諧
且心意堅決時，
完美的愛便誕生了。」（註）

眼睛，眯著如虎，睜著似鷹，閉著像駿馬，眼睛替什麼樣的心站崗？是一顆「只取一瓢飲」不貪的心，還是三心兩意，既要容貌體態又渴求才華蓋世兼備物質豐饒？五色令人目盲，那站哨的眼睛可靠嗎？瞽者少了眼睛作斥候，是否就不動心？若瞽者亦能滋生情愫，靠的顯然不是眼睛。愛情使人盲目，盲目的亦非眼睛，是被關在情天幻海，那進不去出不來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！

追求你所愛而他不愛你，是否勝過接受他愛你而你不愛他之人？哪一種離幸福較近？追求你所愛，而他始終不能愛你，你的愛終究會變成他眼中棄之不足惜的敝屣。接受他人愛你而你始終無法愛他，你遲早會把他的愛給糟蹋了。

「情投意合才是愛神國度的法律與正義。」說這句話的是年輕俊逸的希臘悲劇詩人阿伽松，柏拉圖《會飲篇》中，他是這麼說的：「愛神所能承受的任何東西都不需要借助暴力，暴力根本無法

觸及愛神，愛神也不需要暴力去激發愛情。」

如果，兩情不能相悅，卻有一方苦苦地給，那給的一方要的可能不是愛，是善於自苦的囚徒，關在愛的牢籠裡才品嚐得到的、與眾不同的悲哀。愛的苦行者，悟的是夢幻泡影還是有情人終成眷屬？

若是夢幻泡影，夢醒時，驚覺年華荒廢、情傷心碎，該如何康復？如何才能鼓起勇氣，再次走向愛的旅途？若終成眷屬，是否從此如膠似漆，只有甜沒有苦？還是猶如強摘的果實，六分澀三分苦一分是咀嚼之後留在舌尖淡淡的甜？一生就換這一絲甜。

愛神是誰，在何處駐紮？祂是善聆聽的慈祥老神，還是溫柔的年輕暴君？祂是勤勞的編織工，教該相逢的速速相逢，還是愛惡作劇的頑童；在戀侶背上，一個貼薄情符，一個施深情咒，祂收集情人的眼淚，解渴？

阿芙蘿黛蒂（Aphrodite），希臘神話愛神（相當於羅馬時期之維納斯），祂的身世傳說分歧，一說沾了逆倫之血；最古老的天神烏拉諾斯被兒子所弑，其生殖器被擲入大海，這不朽的頑劣之物竟能單獨幻化，自海底升起珍珠般沸騰的泡沫，從中誕生絕美女神阿芙蘿黛蒂。祂曾在「金蘋果事件」中，讓年輕的裁判帕里斯心懾於祂的美麗，於赫拉、雅典娜與祂之間，選擇祂是「最美的女神」應獲得金蘋果。而祂應允帕里斯將得到世間最美麗女子的愛情，這承諾應驗了，帕里斯與斯巴達王后海倫私奔，遂導致「特洛伊戰爭」。愛神的袍服裡藏著刀劍，賜福與降禍乃一刀兩面。此言不假，若考核愛神的「羅曼史」，這位從男性情慾歡海誕生的神祇，其愛情故事充滿嫉妒、不馴、背叛、征服、擄獲之戲碼。傳說宙斯追求祂不得，一怒將祂嫁給醜陋且帶殘疾的火神。阿芙蘿黛蒂的字典裡沒有忠貞，有的是熾熱到足以焚毀任何一條道德阻攔的情慾，而祂也擅長激起他人激越的慾望。奧林匹斯山上，處處天雷勾動地火，祂周旋於多位男神之間悠遊歡暢，導致四處

追捕祂的火神丈夫需打造一張金網才網得住正在床上尋歡的妻子。即使如此，連戰神阿瑞斯（Ares）也無法抵擋愛神那神奇的魅力，情場如戰場，善戰的祂追求阿芙蘿黛蒂，生下多位子女，其中子名愛洛斯（Eros），其羅馬名字即是教人愛恨交加的小愛神丘比特（Gupid）。這小頑童身上流著母親的慾火與父親的戰火，合理推測必是喜怒無常，暴躁且過動。平日，背一筒金箭與鉛箭四處野遊，只有黑幫老大與軍人世家才給孩子這麼危險的玩具，又不教祂射御之道，據說被祂的金箭射中將得到愛情，被鉛箭射中則失去愛情。至於決定射哪一支箭，似乎全憑祂一時高興。

箭，確實較能美化愛情征戰留下的傷口——情傷若是大面積血肉模糊，未免嚇人。在印度，愛神是一位高大、活力充沛的年輕人，同樣地，手上握一張弓、一筒箭，箭的作用有二：一是「打開心房」，一是「促死之苦」——教人愛得死去活來。不同文化，對愛神的想像卻如此相似。可見愛情雖是古老的情愫，愛神卻是年紀的敵人，祂是諸神中最年輕的，從不看老年人一眼。不管金箭、鉛箭，表示愛情固然甜美，瘀傷難免。即使被金箭射中，也會留下可能發炎的小傷口。

節錄自簡嬪〈愛情，是我在這世上唯一懂得的事情〉
註：參自喬瑟夫·坎伯《神話》，引古義勞特·德·勃涅（GUIRAUT DE BORNEILH）之詩。